



## 西兰花的爱情

佟雨航

每年的情人节，我都会去蔬菜超市买一个上品西兰花带回家，亲自下厨为老婆炒上一盘西兰花肉片。餐桌上，我和老婆守着那一盘西兰花炒肉片，静静地回忆一段缝缝美好的旧时光。

我和老婆是在上大学时相识、相恋并结婚的。那时，我是一个从山窝窝里飞出来的“凤凰男”，父母都是山沟沟里土里刨食的农民，家里很穷，连我上大学的学费都是向亲戚们借的。我每次去食堂吃饭都是买最便宜的饭菜，买得最多的菜就是炒土豆丝，因此同学们给我起了一个绰号——土豆丝先生。而老婆则是大城市里的“大家闺秀”，父母都是国家干部，家境富裕，吃的穿的都很精致。我们相恋后，老婆看到我每次去食堂吃饭都是买最便宜的土豆丝、白菜片等素菜，很是心疼，于是她和我约定，我们每天中午必须在一起吃上一顿饭，而她每次总要买一盘西兰花炒肉片。老婆对我说，她最喜欢吃西兰花了，可以美容养颜呢。老婆吃得很少，却总是买上一大盒。老婆一口一个地嚼着西兰花，却把肉片统统夹到我的餐盘里，说她不敢吃内怕胖，而我瘦得跟麻秆似的，要多吃

肉。说罢，就咯咯地笑。我知道，这是老婆的托词，她担心我总吃素菜会营养不良，搞坏了身体。

后来，我和老婆相继大学毕业，并分在同一座城市工作并结婚。结婚后的头几年，我们家的小日子过得捉襟见肘，很是狼狈。那时，学校还是一个很清贫的单位，教师的地位也不高，工资更是微薄，而且，我每月还要把微薄的工资分出来一部分寄给乡下的父母。虽然日子过得拮据，老婆却没有一丝的怨言，默默地和我一起过着清贫的日子。在那些个清贫的岁月里，每年的情人节，看到别的男人都为自己的妻子买一束火红的玫瑰花，我心里就很是愧疚。这时，妻子就会宽慰我说：“我不喜欢娇艳的玫瑰，我喜欢质朴的西兰花，美容又养颜，你买一些做给我吃吧。”从此，每年的情人节，我都买上一些西兰花亲自下厨做给妻子吃。



株洲味

## 捏只鸡婆闹元宵

欧阳跃

12生肖，其至更多飞禽走兽，这便是茶陵人口中的鸡婆饺。捏好后，用茶陵人称之为边红边缘的馅料，点成红绿相间的图案，图案不求成形，主要是起美观繁荣之效。最后用蒸笼蒸熟，熟后出笼晾凉，隔天再蒸。这样蒸了晾凉，凉了再蒸，反复多次。这样蒸出来的鸡婆饺，无论多久，都不会因风干而开裂。鸡婆饺主要用于神龛供奉祭祀，也可食用。当然，吃鸡婆饺的大多是孩子。

旧时，茶陵几乎人人都会捏鸡婆饺。只是捏出来的作品水准有高低，参差不齐。高手捏啥像啥，捏出来的鸡鸭猪狗，虎豹龙蛇栩栩如生，活灵活现。可多数人捏出的“作品”，更多的是捏啥不像啥的十不像，有虎头蛇尾的，有鸡头鸭身的。但无论像啥，都是人们嬉笑调侃的开心果，人们图的就是个喜庆、开心、热闹。或许，这也是一种年味吧。

小时候，我们家捏鸡婆饺就十分热闹。每年过了正月初十，三个姑娘都会带上孩子，去舅舅家和外婆一起捏鸡婆饺。外婆早早就准备好了粉团，舅妈张罗了一桌“丰盛”的饭菜。将近午饭时，嫁远嫁近的四个女儿，和十几个外孙、外孙女陆续到了。外婆一声“吃饭啦”，近20人，呼啦啦一张直径两米的圆桌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叮叮当当的碗筷碰撞声，叽叽喳喳的孩子吵吵声，一间30多平方米的堂屋被闹得满满当当。外公背着手看着满桌的儿孙，裂开嘴，笑得像个弥勒佛。

饭后开始捏鸡婆饺，大姨二姨小姨，外婆舅妈还有我妈，六个女人围住圆桌一起捏。她们当中，我最崇拜的是外婆，在我眼中，外婆是捏鸡婆饺里的高手。她捏的各种动物栩栩如生，尤其是动物们的各种不同神态，更是惟妙惟肖。捏只打鸣公鸡，它能引吭高歌；捏只母鸡，它能张开翅膀护佑鸡仔；捏条看门狗，它便威风凛凛，昂首挺胸看家护院；捏条哈巴狗，它便摇头吐舌，对着主人摇尾乞怜。六个女人之中，最不会捏的，要数小姨和我妈，捏啥不像啥。我拿起一只头和脖子一样粗，像牛又

似猪，尾细像蛇，又不是蛇的饺，问小姨捏的是啥。小姨说，你说像啥就是啥。我说：你捏的啥也不是，倒像是茅坑里的一条拖尾巴蛆。满屋人都笑，只有表妹不乐意了，凶巴巴瞪过来：“你妈捏的才是蛆呢。”很快，孩子中就形成了两个阵营，我们四兄妹，和小姨家的几个孩子互相瞪了起来。从最初的互指对方“你妈捏的才是蛆”，到最后，为图说得快，好占上风，便成了“你妈才是蛆”。大人们并不起身拉架，似乎并不恼火我们这帮孩子的闹腾，反而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热闹效果。他们都停了手，开心地看我们骂架。

这种20几人聚在外婆家捏鸡婆饺，开开心心闹元宵的场景，在外婆离世后戛然而止。外婆去世后，我们也长大了，老姨们、老表们再没聚在一起捏鸡婆饺了。近些年发现，农家捏鸡婆饺的人也越来越少了，到今天，已不再见有哪家元宵节捏鸡婆饺的。

所幸的是，今天，每年的元宵节期间，有人专门捏鸡婆饺挑到市面贩卖，使这种手艺、习俗不至失传。只是今天的鸡婆饺，一旦被市场商品化，便少了儿时那种味儿。

生活家

## 花器掬花

欧阳光宇

还在过2023年公历元旦时，便策划为农历癸卯新春准备贺岁的花，先是看电商平台推优价活动，平时7.99元一瓶的风信子，优价为5.99元，每人限买5瓶，我便按限额全数买回5份，这样就有了5株已萌发出一寸长花箭的风信子和与之配套的5个玻璃瓶，我并未想把风信子全部水养在玻璃瓶中，我为其中的3株准备了新的花器。

之前我已去河西风光带提了一袋沙子回来，我有一对红、蓝底印白花(用黑色线条勾勒花的轮廓)图案的瓷罐子，将两个手掌张开合围，基本可以围拢一个罐子，其比现在装盐的调料瓶要大一倍多，我年少时曾看见家里用这类罐子装盐，还带有一个配套的盖子，时过境迁，盖子早不见了，我在清理父母的旧宅时，清出这对罐子，虽然缺了盖子，我总觉得还会有些用，便带到我的新居所。

随着在冬天养风信子养成了习惯，便将瓷罐做养风信子的花器，我将两株水养的风信子改为沙养，分别栽于红蓝瓷罐中，曾有一年，我颜色都对好，即蓝瓷罐栽蓝色花，红瓷罐栽红色花的风信子，结果朋友们看图片，都对蓝瓷罐配蓝色风信子印象好，而红瓷罐配红色风信子，比较落落，无特点，朋友们扫了一眼便忽略了。今年购买的风信子颜色随机，便没有刻意去对红或者蓝了。

随着近三周的栽植，水养改为沙养的风信子长得很好，看花苞的颜色，似乎有紫色的、有玫红色的，而在癸卯新春开花贺岁时，这对红蓝瓷罐中的风信子，都开出紫色的花，我庆幸自己手巧，因为颜色随机的5个，其中3个为玫红，2个为紫色，而事先都不知道会开什么颜色的花，随手拿，便将这一对花的颜色巧合得一摸一样。

褐色招财猫型的瓷花瓶，非他器改用，而是本器自用。在猫背部的空间里，我放入第3株风信子，又用沙子填满栽好，这样配，除了招财进宝的直接喻义之外，还有一种寓意是增加趣味性，有盼、有趣，不断为烟火平常的日子，点缀一些趣味，在正月初六，看见招财猫驮着风信子，在猫背上开出玫红的花，我也随着笑容可掬。

然后还有两株风信子，我便依着水养的原样，只往玻璃小花瓶中加一半的清水即可，滴上几滴植物营养液，水养的优点在于清晰透明，风信子长长的、白白嫩嫩的根，你可以透过玻璃瓶看得一清二楚，这又是一对，同开玫红色的花。

这个电烧水瓷壶是单位早年发的一个福利，用了近十年，有一次被儿子不小心打碎了壶盖，便改做花器，曾将吊兰、绿萝用水养在壶中，常常能保有一小壶翠绿。今年冬天，我改变了思路，购买风信子后的第9天，又花19.99元网购一株蝴蝶兰，收到时其有已开的花6朵，未开的花苞3个，上边的茎往一侧弯曲。已开或未开的花，几乎聚集在弯曲的茎上，如翩跹的蝴蝶聚在一起跳舞，紫红色的花色浓郁，深浅有层次，散发贵妇人的气质，我将这一株蝴蝶兰带土放入壶中，再加沙土填满；散发白金的壶映出贵气的蝴蝶兰，十分亮眼，又因“壶”“吻”与“福”谐音，“蝴蝶”又与“福叠”谐音，意在营造一种福运绵长的意境，而且特别入画。

癸卯新春，用花器与花融合的作品——红蓝瓷罐盛装风信子、招财猫驮着风信子、壶(映)蝴蝶兰，装点居室，祝福亲友，并拟出一副对联：花器掬花呈瑞景，卯兔迎春锦绣逢。且美且开心。

小小说

## 师傅

杜维民

春节前夕，县公安局举办辞旧迎新联欢晚会，下属各单位文艺骨干纷纷登台表演。节目有歌曲、舞蹈、武术等等，没料到师傅的模仿秀，竟把晚会推向高潮。他演的哑剧补鞋、烤红薯那肢体动作、神态跟真的没有区别，赢得阵阵掌声。

说实话，我对这位土老帽师傅不大认可。他是郊区派出所片警。领导让我这个科班出身的高才生跟他学习，真是大材小用。师傅为人低调，业余时间还上街学做包子、修理自行车、烤串等，说是多门手艺多条路。每天穿件褪了色的警服，挎只帆布工具包，嘴上叼根烟，在片区与一帮老太太、保洁员、摊贩扯闲篇。有人水龙头坏了，便从包里掏出管子钳，上前帮忙修理。咋一看，师傅就像个水电工。街坊们看见他，都喜欢跟他开玩笑，没有一点警察威严。

除夕这天，师傅去乡下陪伴父母过年。上午有警情，所长让我配合刑警抓捕一名逃犯。这名逃犯家住本辖区，系杀人犯，在外潜逃十余年。春节要潜回老家探望父亲。他父亲是鞋匠，早已过世，家里房屋也被拆迁。所长让我扮成烤串的，守在他家原址，等待逃犯前来打探情况，适时抓捕。我决心要利用这次机会好好表现一番，争取早日调入刑警大队，侦破大案、要案，做一名现代福尔摩斯。我一边烤串一边暗暗观察周边情况，一直等到吃年夜饭，逃犯也未露面。不知是情报有误，还是别的原因，白白浪费了这次表现机会。

初三，师傅返城。在路边摆摊修鞋挣外快。也是，师傅儿子残疾，师娘又有病，家里生活比较困难，全局干警还组织捐款，帮助师傅儿子装假肢。第三天傍晚，师傅脱下围裙掸了掸身上的灰尘，收拾鞋楦、铁脚、锥子等工具，准备收摊。这时，一名男子鬼鬼祟祟走近，打听老鞋匠下落。师傅出其不意将其按倒地上戴上手铐。男子愕然，问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师傅说：“我是民警。”

“你怎么会是民警？我观察了三天，你明明就是补鞋匠。”

原来这名男子就是在逃十余年的杀人犯，终于栽在“鞋匠”手里。

又一次，一名诈骗犯潜逃到我所辖区，藏匿在出租屋。所长派我和师傅协助外地民警搜捕犯罪嫌疑人。师傅分析，犯罪嫌疑人肯定不会自己烧饭，会叫外卖或外出吃饭。于是，我扮成外卖员，早中晚为客户送餐，寻找蛛丝马迹。而师傅则卖起了早点。他肚皮上扎条白色围裙，骑辆三轮车穿行在城中村，吆喝道：“卖包子。热乎乎的包子、豆浆。”

散文

## 烟花易冷

释然

小伙子，穿着带毛领的皮夹克，卷起一阵冷风进了安全仓。爽快地买了一个一百发的“黄金万两”，虽然钱不多，但生意总算开张了。

我以为小伙子会抱着这个大家伙回家，没想到他到了对面那片空旷的草地，弯腰、放下、点燃，“砰”一声，一束火光冲上了天空，“啪”地炸响，五彩缤纷的烟花花儿一样在天空开放，灰黑的天，亮了。接着又是“砰”一声，再“啪”地炸响，再开放花儿。我忘却了寒冷，看着小伙子的烟花照亮整个天空，心情似乎也开朗了许多。就像快闪一样，不知何时，小伙子身边出现了一位老人。大概七十多岁，提溜着一个脏兮兮的蛇皮袋，穿着一件土黄色的老式旧棉袄，站在那里观看着。烟花从那个大盒子里每“砰”出一束火光，都把老人的全身照得火红火红，老人的脸似乎是沟壑纵横的一片红土地，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大盒子，冻得鼻涕都流出来了。真是老小老小，看来，这过年烟花，不仅年轻人喜欢，同时也招老人家喜爱呀。

眼看着火力越来越没那么强烈了，“砰”上天的光束也没那么耀眼了，我知道这盒烟花应该快要放完了。还真的，停了。小伙子刚抬脚，没想到老人迅速扑上去，一把抓住烟花盒。

完了，又“砰”一声，一束火光从盒子里冲上天空，老人摔倒在雪地上。小伙子惊呆了，我也心脏到了嗓子眼。感谢老天保佑，还好没事，老人只是受到了惊吓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没顾上小伙子的搀扶和询问，就一手抱着蛇皮袋，一手抓着烟花盒，留给我们一个带着雪泥水的屁股，和烟花盒洒下的黄泥灰，走了。

天空灰黑，温度极寒，对面的广场安安静静，仿佛刚才从未有人放过烟花，烟花绚烂，烟花易冷。

